

卷三十七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賦甲善卷善賦甲者舊題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京都

班固堅兩都賦二首善曰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

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兩都賦序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九

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臺令史遷為郎後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憲敗帝免官死獄中明帝脩洛陽西土父老怨帝

書名 文選六十卷 慶長十二年活字印本
撰者 梁昭明太子蕭統輯，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注
卷 卷三十七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40
編號 D7811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1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貴重-4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本文選六十卷 慶長十二年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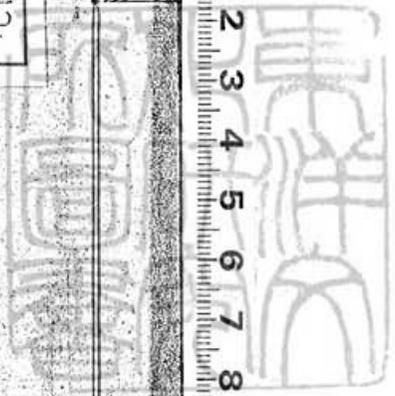
十九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2030

113

0 1 2 3 4 5 6 7 8 9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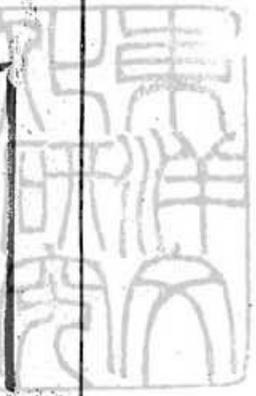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効



東晉書
選卷第三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表上

善曰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曰表三王

已前謂之敷奏故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天下改爲表愬有四品一曰章謝恩曰

章二曰表陳事曰表三曰奏劾驗政事曰奏四曰駁推覆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駁六國及

秦漢兼謂之上書行此五事至漢魏已來都曰表進之天子辨表進諸侯稱上疏魏已前

天子亦得上疏

孔文學薦禰衡表

諸葛孔明出師表

曹子建求自試表一首

求通親親表一首

羊祜讓開府表一首

李令伯陳情表一首

陸機謝平原內史表一首

劉越石勸進表一首

薦彌衡表一首

孔文舉

翰曰范曄後漢書云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好學舉高第拜御史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

銑曰洪大俾使乂治也堯遭大水橫流泛濫於天下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

奏

舉禹治之而定善曰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

安國曰俾使乂治也旁求四方以招賢俊

向曰旁非一方也招引賢能俊異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

載群士響臻

濟曰世宗武帝廟號統理弘大疇誰咨嗟庶

召能事者故其衆士響應而至皆也善曰世宗孝武廟

號也李奇漢書注曰統緒也班固漢書紀述曰世宗舉

思弘祖業尚書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熙帝之

載班固漢書述曰疇咨熙載髦俊並作如響臻應而至也

上譬響之應聲也和陛下睿

善本作聖纂承基緒

良曰陛下遇厄運勞謙日仄

善曰陛下

求賢也善曰

文王自朝至日中側弗違暇食惟岳

本

作維嶽降神異人間善本作出及申此言山岳降靈間生

異人謂彌衡也善曰毛竊見處士平原彌衡年二十四

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力角反向曰處士不從官者

絕貌言善質正美明才高絕於人善曰孟子曰得天初

涉藝文升堂觀與濟曰涉歷也藝文謂道藝文卓也與深

善曰論語曰子曰由也外堂矣未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

所斲善本作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良曰稟性

道合思謀深遠有若神明也善曰弘羊潛計安世默識

以衡准之誠不足怪翰曰潛深默闇也言此二人雖聰俊

采弘羊辭賜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拜侍中又曰張安世

世識之具作其事後復購得書以相校忠果正直志懷霜

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銑曰果敢斷也霜雪言潔白而

善曰國語楚蓋尹麇謂子西曰夫闔廬聞一善言若驚得

一生若實謝承後漢書曰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

也向曰任座魏文侯臣抗舉也舉行執直史魚衛大夫非

之直幾不過於衡也善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飲問諸

大夫寡人何如主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

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不肖君也文侯不悅次及

翟黃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直是以知君之賢

也文侯悅文子曰傲世賤物士之抗行也廣雅鷖鳥累百

不如一鷖使衡立朝必有可觀良曰言立衡於朝忠正廉

趙簡子曰鷖鳥累百不知一鷖論語子曰未也束帶立於

傳士使卓飛辯騁辭溢氣全謂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日

也至至於判疑解疑臨於所敵必詳有餘善曰全涌貌七略

曰解紛釋結昔賈誼求試獨國詭係單于銑曰屬國典夷

于匈奴號善曰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

以主匈奴行臣之計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漢文曰詭

責也自責必係單于也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向曰勁

漢書曰况自詭滅賊也善曰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

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

闕下說文曰組綦弱者為冠纓也弱冠慷慨前世善本亦美之近日路粹

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亘與為比濟曰弱冠二十以

美之謂美賈誼終軍之壯氣也路粹嚴象漢末時人皆以

高才擢拜尚書郎言衡之才可與此數子為比用者也

善曰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賈誼終軍皆年十八

故曰弱冠典略曰路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高才與京兆

嚴象拜尚書郎象以兼自文武出為揚州刺史如得龍躍

粹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也

天衢振翼雲漢良曰天衢雲漢以喻省閣也龍躍振翼喻

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攀龍附鳳並乘天衢毛詩曰倬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

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翰曰揚聲垂光言光儀高

之門也穆穆美也善曰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

紫微中也尸子曰虹霓為折翳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

渠之署尚書曰實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

畜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銑曰鈞天廣樂天帝樂

異學可觀也帝室皇居謂天子省閣也畜養也非常之寶

室猶古言玉室尚書曰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

所寶惟賈則通人安

貪抱曰激楚陽阿皆曲名言舞此曲妙為容態者主技樂之人所以貪愛也善曰楚辭曰宮庭震鸞發激楚主

逸曰激楚清辭也淮南飛兔騶鳥鳥名絕足奔放良樂之所

急也濟曰飛兔騶鳥皆駿馬名良王良樂伯樂皆古善御者急謂急於所求善曰呂氏春秋曰飛兔騶鳥古

趙之玉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曰

區區猶勤勤也善曰李陵書曰區區夢也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

乞令衡以褐衣召見良曰篤厚慎重也褐衣短衣也言天子厚重取士則必効試願令衡以短

衣引見而問之材行庶可觀采也善曰漢書劉歆曰臣衣褐衣褐見也必善本無無可觀采臣

等受面欺之罪翰曰欺誑也面欺謂對面誑天子也善曰漢書曰上以張湯懷詐面欺

出師表

諸葛孔明銑曰蜀志云諸葛亮字孔明琅琊人也時先王也新野徐庶謂先王曰諸

葛孔明乃卧龍也將軍豈發見之乎先主遂請見之及即帝位拜為丞相後主立亮率軍北

漢中臨發上疏也善注同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

敝善本作罷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向曰先帝謂備也創

也魏蜀益州蜀也言蜀小兵弱敵大國故云及敵危傾急迫也言傾迫存亡在全時者也善曰孟子曰君子創業垂

統歲以秋為功畢故以喻時之要也焉新與田邑書曰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然侍衛之臣

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善本作守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

欲報之於陛下也濟曰懈惰也內宮中也志士節士也亡身謂以身許國於邊疆也言此人等皆

追先帝願遇發申報於陛下善曰遇謂以恩相接也史記蔣驥曰父國士遇我誠宜開張聖聽以

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

忠諫之路也良曰懷大也菲薄輕脫也誠須開耳目察善道以光先帝之德廣大志士之氣不宜妄為

輕脫引喻非義以指忠言之路善曰漢書谷永上書曰王法納乎聖聽莊子盜跖曰此父母之遺德方言曰菲薄也郭美曰

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論曰禁中也府中大將軍幕府也陟非也臧否善惡也善曰毛詩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何休公羊傳注曰否不也若

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

平明之治善本作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論曰姦犯謂也昭明也偏私謂執情不均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善曰楚董允等善曰楚

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後主襲位亮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然攸之與

禕俱為侍中又曰董允字休也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

帝簡拔以遺陛下向曰良善也實不虛浮也絕美遺與愚也言攸之等先帝選拔以與陛下

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

闕漏有所廣益善本有也字濟曰咨謀裨益也漏猶缺也也言宮中之事謀郭費等必能益補缺落

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

曰能是以眾議舉寵以善本無為督憲善本有為管中之

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良曰向寵蜀

平曉明暢達督率也言寵性善平曉達軍事先帝嘗經試用眾臣舉以為率與謀營中之事必能使士卒和美疆弱

得其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

士此後漢所以傾覆善本作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

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論曰桓靈也桓靈漢二帝用

待中尚書長史叅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銑曰侍中尚

壞閣豎

史參軍謂蕭班也。此二人皆亮所進用。出師後，恐帝不能
用，故屬之。貞正、亮明也。善曰：蜀志曰：建興二年，陳震拜
尚書。又曰：諸葛亮出駐漢中，張裔願留。願陛下親之信之。

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布衣
庶人服也。南陽郡名。善曰：說苑：唐且謂秦王曰：王聞布衣之士怒乎。苟全性命於亂世，不

求聞達於諸侯。善曰：論語：子張曰：在邦必達，在野必達。先帝不以臣卑

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卑鄙
賤稱。猥，衆也。言先帝自同眾人，枉屈其身。三度顧躬我於廬舍之中也。當代事謂陳匡復之義。善曰：猥猶曲也。言

已曲蒙先帝自枉屈而來也。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家于南陽之鄧縣。荆州圖曰：鄧城舊縣西南一里。關河有諸葛亮

宅。是劉備三顧處。劉敬七畧詩曰：結構野草起室廬。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

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

一年矣。濟曰：感三顧之重，內激於心，遂許與先帝經營匡復之事。值，逢。傾覆者，曹公敗先主也。亮時使吳，請

周喻等救之，敗曹公，奉命危難之間也。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十載聞之，猶有感激也。裴松之蜀志注曰：案劉備

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軍敗前一年也。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良曰：寄委託也。大事謂社稷也。

善曰：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業。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也。受命以來，夙夜憂

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

不毛。善曰：受命謂顧詵之命。夙，早也。早夜憂歎，恐不稱所職。損先帝聰明也。瀘水名，中有瘴氣，不毛謂不生草木也。時南中諸郡皆叛，亮親率眾渡瀘，征之。諸郡悉平。

善曰：蜀志曰：建興元年，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三年春，亮率眾征之。其秋，悉平。漢書曰：瀘水出牂牁郡句町縣，史記：鄒襄公曰：君王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政事。君王何休曰：堯堯

遺

遺

遺

遺

不生五穀曰不毛，旬今南方已定，甲兵善本作甲已足，當帥

將善本作三軍，北定中原。銑曰：諸侯三軍也。中原，謂魏

竭駑鈍，攘除姦凶。良曰：竭，盡也。駑，馬也。亮自比也。攘，却也。

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良曰：備中山王後，故云興復漢室。

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

言，則攸之禕乞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

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乞之任也。善本無

亦責之以勸其慢，使衆知之。善曰：竭志，載亮表云：若無

與功如無功，則聖我之罪，以告先帝。若攸之禕乞之任也。善本無

亦責之以勸其慢，使衆知之。善曰：竭志，載亮表云：若無

若無與德之言則戮允等

與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謀。善本無

咨諏俱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濟曰：察視也。言當謀咨

驅周爰咨諏，毛良曰：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論語曰：子

所雅言，南都賦曰：臣不勝受恩感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

所云。良曰：言不勝受恩之重，內感於懷。今當遠別，悲傷失次，故不知所云。

求自試表一首。善曰：魏志曰：太和二年，植遷雍，立

疏求自試

曹子建。善曰：試用也。植以抱器無所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銑曰：言內孝

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

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向曰：榮親謂爵祿名

譽與國謂那叛威遠也，無如是者，父君所不愛畜也。善曰：墨子曰：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

之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

臣也。齊曰：君授臣之官，先觀德優劣，量材能以授與之，是以能成功，自度所能受，君爵賞者，是盡命之臣。畢盡

也。善曰：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孫卿子曰：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君子之所長

也。尸子曰：君子量才而受爵，量功而受祿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

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飧，所由作也。良曰：謬誤也。尸祿謂善惡都不

言，而食祿也。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飧兮。此詩刺素飧也。善曰：王符潛夫論曰：故明王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

受也。韓詩曰：何謂素飧？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於而無俗民之材，名曰素飧。尸祿者，顯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

欲得祿而已。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與不讓

燕魯之封其功大也。翰曰：二虢，饒仲虢叔，王季之親，俱封於饒，而不辭者，以有厚德於周也。周

公且封於魯，召公更封於燕，而不辭讓者，亦以有平殷之功也。善曰：左氏傳：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官之奇諫曰：

饒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王卿士，勲在盟府。孫卿子曰：德厚者進，廉節者起也。史記曰：武王殺紂，封周公旦於少昊

之虛曲阜，是為魯公。又曰：周武王封召公奭於燕。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

值陛下升平之隆，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銚曰：外平

太平也。潛隱也。言已無功於時，陰蒙恩澤，可謂幸甚矣。善曰：三世，謂文武明也。陛下明帝也。孝經：鈞命史曰：明王

用孝外平致譽也。史記：太史公成王作頌，沐浴膏澤，孝經曰：德教加于百姓。而竊位善本：作位

東蕃爵在上列。向曰：竊偷也。謂無德偷居其位。植：對郵。竊

竊位者，與僕書中：由靖王曰：位雖卑也。德為東藩。身被輕煖，口厭百味。向曰：輕煖

厚也。百味，謂調和百種也。善曰：孝經：援神契曰：其肥適口，輕煖適神。墨子曰：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

得

有

此

統五臣作脫

且煖崔翹七依曰雅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人謂膳展選百味善曰華靡絲竹謂伎樂也言得如此者祿厚所致也向曰華靡絲竹謂伎樂也言得如此者祿厚退念

古之受爵祿者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人善本作濟國也善曰爾雅曰濟益也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

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是以上勳玄冕

俯愧善本從女朱紱濟曰挂懸也詩云惟鷄在梁不濡其翼彼

我無功德以益國朝而空衣紱冕忍懸此譏是以勳也善曰周禮曰王之五冕玄冕朱紱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

而朱組紱善本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良曰方今觀朝

言天下一理九州之地皆晏然也善曰尚書大傳顧西尚

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

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大和也翰曰敵國未平故武

不暇安枕混大也大和則大同也善曰爾雅曰統舍

也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垂統無山東之憂法言曰或問

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故啟滅有扈而夏功服成克商

奄而周德著啟夏王名也有扈夏之諸侯不供職貢而啟

公誅滅之著明也言二王皆伐叛誅亂而功德著明善

曰尚書序曰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史記曰啟遂滅有扈

氏天下咸朝夏也尚書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

成王將黜殷命孔安國曰三監管蔡商也淮夷徐奄之屬

史記曰成王東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

成康之隆向曰言武帝功成也言明帝必能平吳蜀

銳曰

統五臣作脫

州

牙者可謂當矣。濟曰方叔邵武皆宜王賢臣言明帝授任

爾雅曰簡擇也毛詩曰方叔止其車三千又然而高鳥

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鈞餌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也

良曰高鳥喻蜀也淵魚喻吳也繳繒射也鈞鈞也射鈞未

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

善本有

臣子當以牛酒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遂

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

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

銑曰齊成王出獵忽然車之左

也曰臣見轂鳴不見工人遂伏劍而死雍門雋齊烈士也

越伐齊寇至齊境雍門雋請死王曰金鼓未接而死何也

事見說苑也慢主謂轂鳴

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

向曰寵謂厚其爵祿也

暴亂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

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纓

善本無

王羈致北闕

濟曰屬國夷狄官名纓繞也單于匈奴號也

曰賈誼終軍已見上文爾雅此二臣者

善本無主而驩

文選三十

七

為翰曰霍去病漢將也拾脩也夫善本夫上憂國忘家捐軀

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善曰有以二方未尅為

念說曰寢卧違服也一方吳蜀未尅言未靜也善曰戰

席也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督即世者有聞矣向曰先帝謂

將也宿兵謂宿素習練之兵善曰左氏傳子朝曰太子壽早天

世雖賢不之世宿將舊卒由習戰也濟曰雖世不之賢亦

始王翦宿將始皇師之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

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

將軍當一校之隊濟曰效致也毛髮喻小也所受之恩謂

臣

謂曹真也一校偏師也謙不敢當大將善曰文子曰效

宿留也魏志曰太和二年遣大將軍曹真擊諸葛亮於街

亭司馬彪漢書曰大將軍營五部校尉一人也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善本作

任良曰東謂平吳大司馬曹休也統理也偏舟亦偏師也

必乘危蹈善本作險騁舟奮驥突

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擒善本作權馘亮庶將虜其雄

率馘其醜類翰曰危險謂吳蜀之路驪馬也擒執斬首斷

大夏后尚黑戎事乘驪鄭玄云馬黑色曰驪漢書伍被曰

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關猶生之年也說曰

盡也又曰驪秦也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

也須臾少時也捷勝也愧謂虛食祿之愧言我以冠勝之功
 功傲虛祿之愧名書史筆為朝建所榮華身遭吳蜀所分
 前亦猶生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捷獲也北征賦曰
 首身分而不寢漢武帝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
 於漢北關傳武仲與荆文姜如微才弗音本作試沒世無
 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
 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圜牢之養物非臣
 之所志也向以沒盡忝辱也禽息謂如鳥獸之視息但求
 無益於時亦何異為牢圍以養畜也如此非我之本志
 善曰論語曰吾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鄭玄周禮注曰凡鳥
 獸未孕曰禽說文曰圍養獸也鄭玄周禮注曰牢圍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女
 反濟曰流傳衄縮也東軍謂代吳之軍失守備也時曹休
 為陸議所敗故云此也善曰漢書王音曰失行流聞魏
 志曰休至皖與吳將陸遜戰於石亭敗績衄猶挫折也
 輟食弃餐奮袂攘袂撫劍東

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良曰輟止也奮袂舉袖也攘袂
報怨也善曰鄭玄周禮注曰攘却也謂却扱袂也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

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翰曰先武皇帝謂操也極盡
域關名玄塞謂黑山善曰七發曰凌赤岸躡扶桑山謙

尤更迅猛漢書燉煌郡龍勒縣有五門關玄塞長城也北方色黑故曰玄伏見所以行師善本
門關玄塞長城也此方色黑故曰玄

用兵之勢可謂神妙也善本作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
 制變者也說曰言已見先帝用兵之要然兵事慎密不可

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
善曰孫子曰兵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志欲自效於明

狗善本作國家之難向曰一朝不久也以身從國曰狗言
狗殉守觀史書見古忠義之士皆持不久之

命以殉國家之急也善曰司馬遷書身雖屠裂而功銘著

於景鍾名績善本作垂於竹帛未嘗不撫善本作心而數

息也濟曰晉裂謂割斬也景大也古無絕史書皆竹帛也

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文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

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錄於景鍾韋昭曰景鍾景臣聞明

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善

史記曰秦繆公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

乙丙將兵襲鄭晉發兵遮秦兵於散虜秦三將以歸後

秦三將穆公復三人官秩復使將兵伐晉大敗晉人以報

穀之役又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

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

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

沫執匕首劫齊桓公公問曰子將何發曹沫曰齊強魯弱

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登境君其圖之桓公

乃許盡還魯之侵地曹沫絕纓盜馬之臣赦而善本無楚

趙以濟其難翰曰楚莊王與羣臣夜宴燭滅有引王美人

何責人以禮乃命羣臣皆絕纓然後舉火楚與晉戰有人

常力戰斬首以退問之乃皆絕纓者穆公失馬野人取之

公自求之見野人方食之公曰食駿馬肉不飲酒恐傷故

備飲而去後晉人與穆公戰公為晉環之時人率三百餘

人畢力疾鬪遂大寇晉及獲惠公以歸此秦事而言趙者

植之誤也植時遭難賤為侯故有是引也善曰此秦而

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

日李不墳

葬世善本作代字銑曰先帝武帝也威王任威王章也

日威善本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填土未

乾而身名並滅向曰朝露喻日可久也壑坑言恐已不久

日漢書不陵謂蘇武曰人如朝露列女傳梁寡婦曰妾之

夫先犬馬填溝壑漢書霍禹等將軍墳土未乾李宏武功

歌曰身非金石名俱滅焉臣聞騏驎長鳴伯樂昭其能

善曰國策曰齊欲伐魏得于髡謂齊王曰韓盧者

也謂黑狗也齊人韓國相狗於市遂有狗號鳴而國知其

善曰戰國策曰齊欲伐魏得于髡謂齊王曰韓盧者

天下之壯犬也東郭俊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

孫其後有田父見之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臣恐強秦大楚

未聞也義是以效之齊秦善本作韓國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

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翰曰狡兔逞見也狡兔東郭

疾盧狗能搏而咬之善曰齊楚言今臣志狗馬之微功

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

說曰惟思也於邑猶歎息也言已有志欲立犬馬之功自

思無知已舉用是以歎息而自傷也善曰楚辭曰長吟

吸以於悒悒王逸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拊者或有賞音

而識道也向曰博棊也企竦竚立貌拊擊節者識棊之道

曰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又曰企竦拊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

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善曰史記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

下有勇力武備具者二十人借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

遂曰三年于此矣平原君曰夫賢上之處俗譬若錐之處

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得處囊中乃穎脫而

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也平原君竟舉毛遂借十九人平原

衍文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良曰魏魏盛貌術略也媒達也士自露其能女自建其容

皆可醜也音曰越絕書曰范蠡其始若楚之越越王與言盡曰大夫石質進曰術女不貞術士不信客歷諸侯度何

隸無因自媒于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翰曰忌畏也時不真賢也

者必有與辱故有道者所畏也善曰莊子曰功與名而還與衆人而臣敢陳成者隳名成者虧術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

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銑曰分形同氣謂與

文帝兄弟也憂患患寧也善曰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氣血而異患痛疾相

救憂思相感生則相離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也善曰真以塵霧善本作之微補益善本作

山海螢燭末光增暉日月向曰言已如塵霧之微螢燭之末光也山海日月喻國也願效末

能增其國也善曰謝承後漢書楊喬曰猶塵附泰山露集滄海雖無補益款識至情猶不敢嘿嘿也淮南子曰人

生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善曰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知必善本作為朝善本作

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濟曰冒覆也醜謂自妙術也笑謂笑其言也善曰論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善曰

良曰垂聽謂願聽自試之意

求通親親表一首銑曰植以文帝不聽諸王入朝故上表求存問親戚也善曰

魏志曰太和五年植上疏求存問親戚自致其意也

曹子建

臣植言

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

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善曰禮記子夏問曰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

私載日月無私照善曰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善曰管子曰

能成其大墨子曰江河不善曰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

為大惟堯則之翰曰大哉歎美之辭則夫天德之善本有於法也善曰論語又也夫天德之善本有於

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

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統曰聖人與天地合德故

曰天德克能俊深也九族謂玄孫之親也睦親也善曰孔安國曰能明俊德之士在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也

又曰既已也百姓百官也及周善本有文王亦崇厥化其

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向曰化謂和穆親族之化寡妻嫡妻

也御理也言文王以禮接其妻至於宗族以為此政又能理於家邦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也毛萇曰刑法

也鄭玄云御治也寡妻寡有之妻文王以禮接其妻至於宗族又能為政治於家邦也

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濟曰雍和穆美也風人詩人也謂歌其和美也善曰毛詩曰有來雍雍又曰天子穆穆

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良曰管叔蔡叔周公

之弟咸和也言周公以二弟不和故廣封懿親以為王室之藩屏善曰左氏傳富辰曰周公弔二叔之不成故

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室馬融曰二叔管蔡也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翰曰周

會列其次位皆以同姓居先異姓為後言此以勸親善曰左氏傳曰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邾父請於薛侯曰

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統曰骨肉謂兄弟也爽

難隔也善曰漢書宜帝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藜而不殊如淳曰藜或為散爾雅曰爽差也親

親之義寔在敦固向曰親親骨肉之義寔在厚風善曰禮記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未

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濟曰言義士不後君主仁者不棄親戚未有遺

此道而行仁義者也善曰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伏惟陛下咨帝

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善本

字良曰帝唐堯也欽敬也謂聰明之德翼翼恭敬兒惠恩也皇后稱椒房者美其繁興也善曰尚書曰放勳欽明

毛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漢書儀曰、皇后稱椒、群臣百

寮、番休遞上、翰曰、寮官、遞迭也、言求臣百官、宿衛當番、以

三番、江偉上、便宜曰、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和

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怒已治人、推惠施恩

者矣、銑曰、言我願迭居宿衛、則所持政事亦不廢於公朝

謂以己身度人、言如此可謂推恩惠於親也、善曰、論語

子貢問曰、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三略曰、良將恕已而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

固明時、臣竊自傷也、向曰、言兄弟所親、人之常道、而今絕

脩人事、叙人倫、向曰、毛詩序曰、成孝敬、尊人倫、近且婚媾、不

通、兄弟求絕、吉凶之間、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

人、隔閼之異、殊於胡越、濟曰、婚媾、婚姻也、不通、謂不得相

見也、恩紀、謂應有恩情、相紀錄、處

是也、善曰、獲子、卿詩曰、誰為行路、人淮南子曰、自其異

者、視之、肝膽胡越、許慎曰、胡在北方、越在南方、言親戚非隔亦猶

曰、胡在北方、越在南方、今臣以一切之制、求無朝覲之望

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闈、神明知之矣、良曰、一切、猶一槩

曰、觀、皇極、紫闈、天子所居也、言我一槩被制、長無朝覲之

望、注、結、心、情、於、天、子、之、居、神、明、知、我、心、也、善曰、漢書音

義曰、一切、權時也、尚書考靈澤曰、建用皇極、宋均曰、然天

寶為之、謂之何哉、濟曰、言此實天子為之、退、惟、善、本、作、諸

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

節得展、銑曰、惟思也、戚、戚、憂、思、貌、具、爾、謂、具、憂、思、於、身、也、

善曰毛詩曰威威兄弟莫遠具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

爾孟子曰油然而雲沛然下雨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

之篤義善曰怡怡兄弟和樂鬼篤厚也如也妃妾之家膏沐之

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善曰膏脂也沐耳

戚及諸公也惠恩也恩同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

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善曰古人歎謂大哉堯之為君以

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善曰錐刀之及觀陛下之所拔

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善曰技謂簡

度商量也言已之材若得辭遠游戴武弁善曰辭辭國遠

弁武士之冠善曰蔡邕獨斷曰遠遊解朱組佩青紱向

組紱皆紱也言解諸侯朱紱佩將軍青紱也善曰朱組

朱組紱已見上注漢書曰凡二千石以上銀印青紱駙馬

善曰駙馬謂都尉掌御乘輿車駙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良曰

馬都尉掌駙馬說文曰駙近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良曰

也抽筆謂侍中職善曰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

士吾亦為之范曄後漢書岑彭諸朱舖曰鼓往者得執鞭

侍從珥筆戴筆也漢書趙充國曰張安世出從華蓋入侍輦

持橐籥筆張晏曰近臣負橐籥筆從也出從華蓋入侍輦

輦良曰華蓋輦輦天子車飾也侍謂侍從善曰劉歆述

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胡廣漢官解詁注曰輦下諭在

誠

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誠曰

鹿鳴詩篇名美君臣喜宴也棠棣詩篇名刺兄弟不睦也

善曰毛詩序曰鹿鳴宴羣臣嘉賓也又毛詩序曰棠棣燕

兄弟也毛詩曰豈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

哀號曰伐木詩篇名宴朋友故舊也詩曰蓼蓼者莪又曰發報之德吳天罔極善曰毛詩序曰伐木落朋友故舊也詩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毛詩蓼莪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報之德吳天罔極每四節之會
 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
 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下士言所對非賢難可與陳說申展故拊心歎息也善曰僕書曰中山靖王勝來朝天子置酒騰開樂聲而位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樂累歎者不可為歡息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如妙之聲不知歸位之橫集臣伏以為大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爾濟曰大馬植自喻也言人之誠不能動天若能動天天子應知我也杞梁妻其夫戰死於莒城妻哭之城為之崩鄒衍盡忠於君垂惠王信讒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降霜今我懇誠過於前人不見報應故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

有之迴光然善本作向之者誠也良曰葵藿草也傾葉於

是向日之誠心也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雖不能終始其鄉之者誠也臣竊自比

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臣聞文子

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翰曰三光日月星葵藿但向日此始禍先謂諸王皆不上表植獨先表故云然善曰文子曰與道為際與德為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范子曰文子

計然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

唱言者善本有何也二字統曰否隔不通也獨唱謂先陳表也善曰廣雅曰否隔也尚書曰友于兄弟

竊不願於聖世善本作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

善本無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栢舟有天只之怨谷風

有斧子之歎向曰慘毒猶憂怨也施惠言物不蒙恩惠則憂怨也濟曰詩栢舟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善本無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栢舟有天只之怨谷風

諒信也，只辭也。又谷風詩曰：將安將樂，彼轉弃予。毛萇曰：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不舟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毛萇曰：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不信我也。又谷風曰：將安將樂，彼轉弃予。伊尹取其君，不為堯舜。良曰：伊尹殷我，不能使其君如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善曰：尚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有也。翰曰：言舜有聖德，能盡忠以事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宜緝熙章明之德者。銑曰：蔽，闇也。言我固不如虞舜伊尹，然欲其光大被於清緝熙，文王之典，章已見上文。尚書曰：百姓昭明也。維是臣懷懷婁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向曰：懷，懷敬也。鶴立，不轉申也。企，舉踵也。佇，久也。敢，冒昧辭也。言獨守本國，鶴立舉踵，以望恩澤也。善曰：尚書曰：懷懷謹慎也。戰國策曰：夫入郢，莫而垂神聽也。尚書曰：天聰明，神聽已見上文。善曰：莫，莫也。真，陛下儻發天聰。

善曰：懷懷謹慎也。戰國策曰：夫入郢，莫而垂神聽也。尚書曰：天聰明，神聽已見上文。善曰：莫，莫也。真，陛下儻發天聰。

讓開府表一首

羊叔子 良曰：魏榮緒晉書云：羊祐字叔子，太山人，能屬文，為中書郎，及晉受魏禪，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祐以此表讓不受，讓推也。善同良注。

臣祐言，臣昨善本作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

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翰曰：台司，儀同三司。儀式與三

公同也。重謂爵尊祿厚也。善曰：昨，出為沐浴而出在外。台司三公也。為台司，故言儀同三司。威儀百物，使同三司。

也。王隱晉書曰：太祖引裕為常以智力不可彊進，恩寵不

可以謬夙夜戰慄，以榮為憂。銑曰：言智少力弱，雖被榮寵，早夜戰懼，者自量不堪，故以

榮為憂善曰申鑄表此新語曰若薦其君將有所乞請中誠言臣誠惶誠恐願首死罪臣聞古人之

言德未為眾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眾所

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向

非有才德也善曰管子曰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

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善

不勸王隱晉書曰祐同產姊配景帝為弘訓太后誠本

作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

榮濟曰猥顯也越然越過之良中詔謂授歲同三司詔也非次謂不依班次善曰猥猶曲也孔融答曹公書曰

來書懇切訓誨發中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

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願復守先人之善本敝善本

廬豈可得哉良曰諛謂設累所授之職傾覆言敗禍也復

反也先人敝廬謂祖父舊居善曰國語單

襄公曰高位寔疾顛左氏傳呂相曰傾覆我社稷莊子曰

顏闔守陋閭左氏傳齊侯渴把梁之妻于郊使斥之闔曰

有先人之弊廬在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翰曰忤

從謂受開府也即復若此言禍敗也善曰蓋聞古人申於

左氏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遠濼咫尺善曰蓋聞古人申於

見知統曰古人申於知已屈於不知已善曰晏子春秋

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善曰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

能者止臣雖輕小善本作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

服化已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濟曰緣因也

職斯義謂不可則止之義善曰列子曰子產相鄰三年善者服其化

也國語曰越王夫人側席而坐韋昭然臣等不能推有德

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

令

本據下有今字

善本有版築之下有隱才善本有屠鈞之間良曰板築傳

公也言或有如此之人遺才德於卑賤之役善曰尚書

序曰高宗夢得說說築屠嚴之野孟子曰傳說舉於板築

之間郭璞三蒼解詁曰板築上下板築并頭鐵脊也尉繚

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好周西

伯而善本有朝善本有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以爲愧

所失豈不大哉翰曰雖朝議用我以為得人而我處之不

不大哉善曰賢不薦而謬處崇與非直身殃抑爲朝

寵等宰輔之高位也銑曰兼文武謂爲將軍兼儀同也儀

節高亮正身在朝向曰秉執亮明也善曰晉諸公讚曰

代

老遜位拜光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濟曰言芝

貞節不同善曰滅榮緒晉書曰魯芝字世英扶風人也

修德老子曰少私寡欲光祿大夫李胤莅政弘簡在公正色

良曰正色不阿諂也善曰王隱晉書曰李胤字宜伯遼

東人也稍遷至尚書僕射轉光祿大夫孫安國尚書傳曰

簡大也尚書皆伏善曰事華髮以禮始終冠曰服事謂衣

髮白髮善曰周禮曰大司徒頌職曰服事鄭司農曰服

謂公家之事也新序問立印曰士之華髮墮頰而後用耳

雖歷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翰曰內謂相外謂將

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

心守節無苟進之志銑曰此選謂儀同三司也越過三人

下望也日月喻天子也所以退讓者望益天子之明是以

守節不爲進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不足以塞厚望日月

喻君已見上文左傳李杜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成曹君君子曰能今道路未清善本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

必向曰盜賊通行邊隅未靜留速止前恩謂止儀同也勸真而聚曰也善曰王隱晉書曰太始五年出為都督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關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

表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濟曰留連謂令休儀同則於外恐寇至虞度之事有闕也良曰觸聖情冒上之顏也匹夫獨夫也言獨夫執志亦不可奪善曰論謂子曰匹夫不可奪志

陳情表

李令伯

翰曰蜀志云李密字令伯犍為武陽人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後晉帝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密上疏武帝覽其表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租毋奉贖服遷漢中太守也善同翰注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

銑曰險釁艱難禍累也閔憂也憂謂父憂也善曰賈逵

楚少宰曰寡君少遭閔凶

生孩六月慈父見奪

銑曰善曰

孟子曰孩提之童趙岐曰知孩笑可提抱也文子曰慈父之愛子非求報行年四歲舅奪母志

銑曰奪志謂舅奪其母不得守節善曰莊子曰開之曰單豹行年七十毛詩序曰衛世子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

奪而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善本撫養銑曰愍痛也撫勞

我長我育我毛長曰鞠養也臣少善本無多疾病九歲

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銑曰零丁危弱兒成立謂二十

日遠憂天一隅苦困獨伶丁國語曰晉趙氏冠既無叔伯

終鮮兄弟善曰毛詩只終鮮兄弟維子與女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向曰衰

也善曰字書外無暮功暨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向曰祚福也

背

予

善功謂大功小功之觀盛也僮僕也善榮榮子立善
曰孫卿子曰仲尼之門五尺豎子羞言五伯善榮榮子立善
作榮榮榮形影相弔齊曰榮單也形影相弔善曰曹植
獨立善而劉善

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沐浴

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以臣

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即中尋蒙國恩除臣

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良以聖朝

逵榮並刺史字也無主謂無人主奉供養之事猥頓也微

賤自謙也隕落也言自漸落其首不能報此恩善曰朱

浮書曰同被國恩如傳漢書注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

官也漢書曰太子屬官有洗馬如傳曰前驅也先或作洗

廣雅曰猥頓也漢書谷永上書王鳳曰齊客隕首公門以

報恩施史記曰孟嘗君相齊使其舍人魏子收邑三反而

不致孟嘗君問其故對曰有賢竊假之數年或毀孟嘗孟

嘗乃奔魏子所與粟資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不作亂請

身盟遂自刻官門以明孟嘗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

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

馳則以善本無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訢不許臣之

進退實為狼狽音具翰曰前除洗馬時以有表辭逋緩慢

去退謂欲往也狼狽猶悽惶也善曰孔叢子孔子曰吾

於狼狽身聖人之志苟悅僕犯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

因執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善曰爾
也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即累本圖官
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係至微至陋銑曰偽朝謂蜀朝
言我本謀為官職非隱逸以名節自矜也軍所虜獲曰俘
蜀為晉滅故云此善曰鄭玄禮記生曰矜謂自尊大也
賈逵國語注曰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
伐國取人曰俘

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向曰披擢謂郎出洗馬也優

希望言但為侍養非敢望高官也日迫西山喻劉年老暮也奄奄將絕也善曰毛詩曰既優既渥周易曰初九盤

拒利居貞楊雄反強曰臨伯羅而自負人命危淺朝不慮

久濟曰危易落淺易拔慮謀也言朝不謀夕何其長也臣無祖

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善曰鶡鴒賦曰匪

餘年之足惜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良曰區

勤也廢遠謂廢養而遠離祖母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

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善本有劉之日短也烏鳥

私情願乞終養情乞畢祖母之養也善曰烏鳥之私

還傳記曰烏鳥之情誠竊傷痛臣之辛苦非徒獨守蜀

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右士實所共鑒銚曰

謂梁州益州也牧伯諸榮達也言非但人知我辛苦天地亦知也善曰左氏傳晉大夫曰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

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向曰庶

卒終也其祖母蒙僥倖之恩安終殘年也善曰臣生當

險首死當結草濟曰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子穎

言嫁之後與秦將杜回戰穎見老人結草以充杜回回踐

為穎所獲中夜夢結草老人曰子妾父也報君不殺之心

善曰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善曰史記

謝平原內史表一首善曰魏榮緒晉書曰成都王

上表 謝恩

稱今

詔。中謝

陸士衡

陪臣陸機言

魏曰：諸侯之臣，於天子朝稱陪臣。此及姓也。機前任吳王郎中令，故稱此。善曰：蔡邕獨

為諸侯稱臣於朝，皆稱陪臣。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

張含賈板詔書印綬，假臣為平原內史。善曰：凡王封拜，謂之板詔。板，謂詔書之板也。假，謂假借也。借，謂借板也。賈，謂賈也。持也。板，謂板也。詔，謂詔也。假，謂假也。臣，謂臣也。為，謂為也。平原，謂平原也。內史，謂內史也。善曰：魏郡，魏郡也。太守，太守也。遣，謂遣也。兼丞，兼丞也。

政，故稱。拜受祗竦，不知所裁。善曰：合太守下丞，賈持也。板，謂板也。詔，謂詔也。假，謂假也。臣，謂臣也。為，謂為也。平原，謂平原也。內史，謂內史也。善曰：魏郡，魏郡也。太守，太守也。遣，謂遣也。兼丞，兼丞也。

殺懼兒，吳人出自敵國。善曰：敵國，謂仇敵之國也。善曰：殺，謂殺也。懼，謂懼也。兒，謂兒也。吳人，吳人也。出自，出自也。敵國，敵國也。

亡世無先臣宜力之效，才非立園耿介之秀。善曰：先，謂先也。臣，謂臣也。宜，謂宜也。力，謂力也。效，謂效也。才，謂才也。非，謂非也。立園，立園也。耿介，耿介也。秀，謂秀也。

效勳也，言非有功於國，或繫介獨也，言負才德，情繫獨居，立園不仕之人也。善曰：尚書舜曰：予欲宜力四方，故為

易曰：賁于立園，束帛莪莪，王肅曰：隱處立園，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皇澤廣被

惠濟無遠。善曰：四子講德論曰：皇澤，擢自群萃，累蒙榮進

向曰：萃，聚也。言拔於羣聚之中。善曰：入朝，入朝也。九載，九載也。歷官，歷官也。國語曰：羣萃而用，賈逵曰：萃亦聚也。

六身登三閣，官成兩宮。向曰：入朝謂入晉朝也。歷官六為

善曰：中，中郎也。又為著作郎。三閣，謂秘書郎、掌內、外三閣。經書也。兩宮，東宮及上臺也。善曰：向往，服冕乘

軒，仰齒貴游。善曰：冕，冠也。軒車也。齒列也。貴游，謂與公子

冕乘軒，三死無與。杜預傳注曰：齒列也。周禮曰：振景拔迹，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凡國之貴，齒列也。周禮曰：振景拔迹

顧邈同列。善曰：言振其光景，拔迹越眾，迴顧自省，遠

山岳，義足灰沒。善曰：蒙恩施之重，我於事義足為灰沒，以

岳，言君之義，我身如灰之滅，不足報也。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盪，臣獨

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善曰：遭國顛沛，謂趙王倫篡位，

命曠盪，謂蒙寬宥也。何顏，謂自慙也。頓膝，謂拜而橫為故齊

文選卷三十一

二十一

王固九所見枉陷誣臣與眾人共作禪文翰曰枉曲誣也禪文謂禪位

之文善曰王隱晉書曰齊王固字景治趙王倫篡位固舉兵討倫臨陳斬之禪文倫受禪之文幽執固

園當為誅始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誡

幽隱執繫也園園獄名誅始謂先合誅也言我幽微之信不欺天地但恐急暴之間不得申說善曰司馬遷書曰

深幽園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表瑜中書侍郎馮熊尚書

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向曰

六人初皆同坐共思所以獲免之計也善曰王隱晉書曰爰瑜字世都馮熊字文熙顧榮字彥先晉百官名曰曹

武字陰蒙避迴崎善本作嶇自列濟曰陰蒙避迴諫發妹

也自列謂自分雪也善曰言密自蒙蔽避迴片言隻字

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濟曰片言隻字皆不關隨

書曰機與吳王晏表曰禪文本草今見在中書一字而一

朝翻然更以為罪蕞爾之生尚不足去良曰蕞爾小

產曰諺云蕞爾之國杜預曰蕞小貌也諺區區本懷實有

可悲良曰區區勤勤也可悲謂遭枉橫實可悲痛區區本懷實有

威即罪惟謹善曰天威已見上文公羊傳曰不即罪爾何

休曰不就罪也漢書曰終軍詰徐偃請下御史徵鉗口結

舌不敢上訴所天翰曰對以鐵為劫束也結繫也束口繫

口慎子曰臣下閉口左右結舌夫論曰臣鉗口結舌而

不敢言左傳箴尹克賁曰若天也何休墨守曰若者臣之

也莫大之釁日經聖聽銑曰釁罪也人之罪莫大不忠不

也善曰孝經曰五刑之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

拖

紆

中謝

忱善本作慨而不能不恨恨善本作恨者唯此而已肝血

謂赤心誠實也。忱慨失志也。恨恨善本作恨重蒙陛下愷悌之宥迴霜

收電使不隕越向曰宥寬也雷電喻威險越死也蒙天子

成都也毛詩曰愷悌君子杜預左傳注曰宥赦也威如霜

已見西征賦荀悅申鑒曰人主威如雷電之震左傳齊侯

對率孔曰小白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尸懷金拖徒紫退

就散輩濟曰散輩謂不除名爵散官之輩善曰戰國策

我舒朱懷金其樂不可善曰戰國策感恩惟咎五情震悼善曰文子曰

量也解嘲曰紆青拖紫善曰文子曰昔中黃子曰

色有五情踟局天躋亦地若無所容良曰震悼驚也踟曲

得罪五情震驚善曰文子曰自愧責於天地若無所容也善曰

謝也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踟謂地蓋厚不敢不躋善曰

誌曰魏公子自責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

似若無所容也

及朽粹翰曰日月喻君也播布朽腐瘁病也善曰尚書

臨上疏曰彼雲雨之溼澤也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

荀削丹書得夷平民翰曰削除也丹書定罪之書夷亦平

罪書為凡民也善曰左傳曰斐則塵洗天波謗絕衆口

臣之始望尚未至是謗枉也言初所尚未至天恩洗罪猥

辱大命顯授符虎向曰猥頭也大命天子命也符虎謂金

銅虎符竹使符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沉之羽復

與翔鴻撫翼也向曰陸沉謂無承而沉喻已也翔鴻喻朝士

曰莊子曰孔子之楚其鄰有夫妻臣妻登殿者仲尼曰雖

是陸沈者也班固漢書張陳述曰攜手遂秦撫翼俱起雖

文選卷二十七 二十九

夫有罪在徒中、漢使張翊拜安國為內史、張敞為京兆尹、殺人被罪、遂逃走、後冀州有賊、天子思敞殺治之、敞隨詣拜為冀州刺史、青組、朱軒、並二條、石之車飾、善曰、敞赴亡命、復奉使典州、命名也、謂所犯罪名已定、而逃亡之、謂之亡命、方臣所荷未足為泰、豈臣蒙垢含吝、所宜忝竊、良弟濁也、吝恨惜也、忝辱、言我含此汚濁、豈能辱竊此位也、善曰、范曄後漢書陳蕃曰、鄙吝之萌、復存于心、方言曰、貪而不施、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慙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良曰、喜謂喜得內史、懼不勝任也、參并、言難半也、憲法也、當時之法、據官者便之任也、善曰、如淳漢書注曰、律二千石以上告歸寧、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問也、不得東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翰曰、稽顙拜也、言為奉法赴任、不得奔走謝表、闕也、視天子街衢、不得往、故馳心也、輦、天子車、數、屏營迴惶也、善曰、天衢、輦轂、已見上文、國語中、青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

勸進表首

劉越石銑曰、閔帝為劉曜所殺、琅邪王睿在江

勸睿為天子、是為元帝、琨作此表無所、無算封印既畢、對使者流涕而遣之

建興五年善曰、晉書曰、建興、閔帝年號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

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善本有軍字

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

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

匹磾頓首死罪上尚善本無尚字書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

罪死罪臣聞天生蒸民善本作人字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

司牧黎元向曰、蒸、衆、樹、立、對、配、揚、揚、司、主、牧、養、也、言、衆、人、須、立、君、長、配、揚、天、地、以、主、養、之、善曰、左傳、邾

喻君也，失御人之道，天子崩曰登遐，醜惡，齋遠也，謂懷帝死賊廷也，旒冕旒上綴珠下垂而危，言國家似之，善曰

王隱晉書懷紀曰，周失其御，禮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玉登遐，帝位，各賞戲曰，周失其御，禮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玉登遐

公羊傳曰，君若贅旒，贅猶綴也，何休曰，旒旗旒也，以廢者，言為下所執持，東西爾，賴先右之德宗

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良曰，甄蒙也，先右謂上四帝也，皇帝謂秦王也，洛陽破後

秦王即位，長安，以嗣懷帝，使舊禮物能明也，善曰，王隱晉書懷紀曰，洛陽破，大司馬南陽王，保於長安，立秦王為

皇太子，懷帝崩，皇太子即位，左傳任負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誕授欽明

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翰曰，誕大也，言大授敬明也，詩云，金玉其相，相質也，振奮也，善曰，欽明已見上太

禮曰，服膺拳拳，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孟子曰，孔子之

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群生懷來蘇之望，疏曰，冢宰

官位掌邦

治，以佐王也，綱紀也，百辟百官也，輔佐也，言四海衆人皆思想中興，懷其蘇息，善曰，尚書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

色威論，語注曰，攝猶兼也，毛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毛詩序曰，宣王在賢，使能，周室中興，尚書曰，俟我右，右來

其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向曰，不圖不慮也，荐重，臻至，變也，善曰，左傳鄭伯，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

日，天其誨禍于許也，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濟曰，肆縱也，犬羊喻劉曜，虐害

日，人未忘禍，王又與之，何法盛晉書胡錄曰，建興四年，劉載使劉曜寇長安，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許甲

隋在漢北，犬羊為羣，尚書，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沉虜廷，良曰，仍因也，言璆等

因知，閔帝沒也，不守不能守，備幽囚劫脅也，虜廷，謂蒙塵平陽也，善曰，平寶晉愍紀曰，賊入掖，京都劉粲寇于城

下，天子蒙塵于平陽，傳暢諸公，議曰，尊神器，流離再辱，荒蕃傳，撤平陽，求連和，迎上，上於是見害，神器流離再辱，荒

于

于

于

于

逆翰曰神器天子位也流離崩喪也再辱謂懷帝先沒閔帝又沒也荒逆謂劉曜也善曰再謂懷愍二帝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臣每覽史籍觀之前

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銑曰困厄之運甚於古也善曰小雅曰載事也苟在食土

之毛含血善本作氣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向曰毛草

蒙塵食土草及有生之類無不推心氣絕而已善曰左傳

羊尹無宇謂楚子曰食土之毛誰非君臣三畧曰含氣之

類咸願得志新序子貢曰子產死國人聞之皆叩心流涕曰子產已死吾將安歸皆巷哭况臣等荷寵

三世位厠鼎司濟曰現家三代俱事晉為著職鼎司三公也謂現為司空善曰三世謂邁至現也

王隱晉書曰現祖邁相國參軍父蕃太子洗馬侍御史承

鼎司謂司空也謝承後漢書序曰王冀幹事遂陟鼎司承

問震遑善本精爽飛越良曰遑忍爽亡也承問謂聞破亡

之事也飛越猶飛揚也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寶武上疏且悲且惋五情無主之亡惋謂主

子葉公見龍失其魂魄五情無主與善本作哀胡垂上下

泣血銑曰朔垂謂舉州善曰謝承後漢書胡臣現臣匹

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向曰否

音物不可久昏塞當還明通謂國雖亡亦當通濟也善

曰昏明謂晝夜也文子曰春秋之代譏日月之晝夜孫卿

子云日月遞照周易曰泰者通天命未改歷數有歸濟曰

也物不可終通故受之以否善曰左氏傳王孫滿謂楚子

數未改晉當復歸善曰左氏傳曰楚使椒舉如或多難

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啟聖明善曰左氏傳曰楚使椒舉如

侯曰不可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

土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頓之晉有里丕之難而

獲文公是以為盟主也韓詩曰耿是以善本無齊有無知

耿不寐如有殷憂故聖見下注是以善本無齊有無知

之禍而小白為五伯之長良曰初齊公子無知作亂殺襄

公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

文選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後雍廩殺無知、昔人奉小白歸國是為桓公、疆盛居五伯之先也、五伯齊相、晉文、秦穆、宋襄、楚莊、齊公也、善同良注

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善本有主諸侯之盟善本無之盟

獻公以驪姬為夫人、乃謂公子重耳、出奔、後獻公薨、重耳還國、是為文公、以主諸侯之盟、多難謂遭無知之難、殷憂

謂被驪姬之譖也、固邦國、謂桓公也、啟聖明、謂文公也、言此以喻君也、善曰、漢書路溫舒曰、齊有無知之禍、而桓

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社稷、安必將有以

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玄德通於

神明、聖姿合於兩儀、翰曰、陛下謂元帝也、玄德謂潛行道

動合天地、能扶持社稷之危、繼續黔首之命、黔首百姓也、善曰、鹽鐵論曰、定傾扶危、史記曰、秦更民名曰黔首、陛下

謂元帝也、書曰、玄德外聞、乃命以位、孝經授神契曰、十世

外平、至德通神明、兩儀天地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應命世善本作之期、紹千載之運、說曰、紹繼也、聖人千載

代字之期、紹千載之運、一出、言元帝繼此千載

之數也、善曰、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

世者也、廣雅曰、命名也、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

賢人、君子所想思、夫五臣無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

而不可得見也、夫五臣無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

兆圖讖、垂典自京畿殞、善本作喪九服崩離、向曰、謂江左

識文應之、預喪、墜失也、崩離、壞散兒、善曰、東觀漢記、羣

臣上奏、世祖曰、符瑞之應、昭然著聞矣、曹子建責躬詩曰

得會京畿、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圖、方千里曰王圻、其外曰

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藩服、論語子曰

邦分崩天下蹢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遘夷、尋宗姬之離

犬戎、殘以過之、濟曰、蹢然、憂傷兒、夏太康出畋、為羿所逐

離離也、言此二主、遇難無能過於晉也、蔑無也、善曰、班

語

固漢書贊曰、海內蹢然、喪其樂生之心、左氏傳曰、魏絳對

晉侯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于窮石、因夏人以

代夏政、又曰、夷羿收之、杜預曰、夷氏也、史記曰、幽王嬖愛

褒姒、竟廢后、立褒姒為后、廢后父申侯、乃與

西夷犬戎共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之天下、陛下撫寧江

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良曰：元帝本恭王長子，居琅邪時，加撫揚州諸

軍事，故云撫寧。江左今復歸江南，故云奄有舊吳。奄，布也。柔安言服用刑德以安番服叛亂也。善曰：韋孟諷諫詩曰：撫寧遐荒，江左氏傳：晉隨武子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抗

曰：奄有龜蒙，左氏傳：晉隨武子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抗

明威以懾，攝守不類，仗大順以肅守內。善曰：抗舉，攝服也。大順，天人也。善曰：尚書曰：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漢書音義曰：攝安也。禮曰：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

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則遐方企踵，仁義之風，遠方之人，皆企踵而慕之。善曰：尚書曰：攸丕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劇素美，新曰：海外遐方，延頸企踵。

百揆時序於上，四門穆穆於下。善曰：揆度也。四門，四方之門。穆穆，和悅貌。言度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叙。

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為美談。善曰：書四門穆穆，已見上文。

夏書也。美談，美其成功談說也。善曰：左氏傳：伍員謂吳子曰：昔有過鏡滅夏，后相，后緒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以救夏災，使女艾諫澆，遂滅過。戈，復禹之績，澆五叫，切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

王之興，周詩以為休詠。善曰：蒸氏尹吉甫美宜王也。任賢用能，周室中興，故詩人詠之。

注：濟。況茂勲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良曰：勲功格至也。清輝，謂天子之化。

善曰：尚書曰：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蒼生，顯然于皇天。孝經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

莫不欣戴。善曰：尹文子曰：濟曰：顯然仰德，戴荷戴也。善曰：尹文子曰：和順，國語祭公謀父曰：商王大惡，庶人不忍，欣戴武王。

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善曰：尚書曰：明命，惟馨，教於君也。善曰：尚書曰：明命，惟馨，教於君也。

且宣皇之胤，唯有陛下。善曰：尚書曰：明命，惟馨，教於君也。

帝之曾孫，左億兆攸歸，曾無與

傳介之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

莫不願為臣妾乎。

教不願為臣妾乎。

善曰：王隱晉書：元皇帝宣帝之曾孫，左億兆攸歸，曾無與傳介之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

二、濟曰、彼所也、言萬姓歸附、無二心也。善曰、尚書曰、受

而為一心、君曾無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

而誰、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因而祚之、昔在有熊、高辛

主晉祀者、非君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翰曰、無異

皆望於帝、善曰、漢書曰、霍光以內外異言、左傳叔向、

歌者無不吟詠、微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魏曰、微美猷

吟詠其美、道聖德、善曰、孟子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

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覲、欲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

舜、誦歌者、不誦堯之子、而誦舜、舜曰、天也、夫而後歸

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善曰、裔遠、允信也、言

皆與天地信合、善曰、封禪書曰、天人之祭已交、一角之

上下之情、允洽、左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一角之

獸連理之木、以為休徵者、蓋有百數。濟曰、一角獸、謂麋、麟

皆王者之美瑞、百數言多、善曰、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

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剝胎、不剝知、則出於郊、孝經接

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尚書有休冠帶之倫、要荒之

衆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良曰、冠帶謂四方士人、要服

為勸進之辭者、萬計也、善曰、冠帶謂中國也、西蜀父老

曰、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尚書曰、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

也、周書曰、不謀同辭、會於武王郊下、是以臣等善本有考

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味、死以上尊號。翰曰、考度也、函夏

天子號也、善曰、漢書楊雄河東賦曰、函夏願陛下存舜

禹至公之情、挾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

先。魏曰、舜禹皆受禪、以濟時、故願存之、巢父、許由皆舉高

節、不仕、顧狹小之行、推讓也、言勸為至公、無為推讓、

善曰東觀漢記羣臣上奏世祖曰大王社稷為計萬姓為心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飾小行以自詠於鄉黨人主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良曰黔首百姓克讓也

善曰書曰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善本作溥天傾

首之望向曰慰安也謂宗廟神祇乃顧於君言立君當上安神祇之顧下赴天下傾首之望善曰詩曰乃

善西顧又曰溥天之下漢書翟義曰則所謂生繁華於枯

天下傾首服從莫能抗扞國難也

莫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向曰莫者揚之秀萬人得君猶枯木

朽骨生其枝葉肌肉也神謂宗廟也獲得也善曰易曰枯楊生稊王彌曰稊者揚之秀稊與莫通左傳籛子馮曰

所謂生死而肉骨尚書曰帝曰變命改典樂神人臣珉臣

以和漢書漢王曰以韓信為大將軍肅何曰幸甚臣珉臣

匹磳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

又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濟曰曠空

殆危也浹及履時也自甲及癸為一時善曰史記李斯曰明主聖皇所能久處尊位東觀漢記諸將上奏世祖

曰帝王不可以又曠公羊傳曰緣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

左比傳君子曰昔特陞不修其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冠其

五都杜預曰浹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濟曰鍾當

九者陽數之極則有災會謂與厄相會也善曰曹植九

諫章句曰鍾當也班固漢書賈曰漢承百王之弊左傳叔

向問晏子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漢書曰陽九之

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

校寇窺窬伺國瑕隙齊人善本作人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

廢而不恤哉良曰狡寇謂劉劭劉曜也窺窬發伺候齊平

平人動散無所託何可關而不矜恤善曰左氏傳師服曰民服其上下無觀觀杜預曰下不與望上位也窬與觀同杜預左傳注曰狡猾也說文曰窶小視也又曰窶發也毛萇詩傳曰瑕猶過也隙謂間隙也漢書曰富人博戲亂

谷本集曰國家久無
繫嗣天下無所繫心
陛下雖欲遠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
善曰公羊傳曰齊侯遠巡而

我者勸惡我者懼
善曰晉與秦戰秦獲晉侯以歸卻乞曰
臣輯和甲兵益多
善曰莊子曰方二

前事之不忘後世
善曰向曰元大也
元龜也
善曰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

後代之元龜
善曰吳志魏文策命孫權曰
陛下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
善曰東都賦曰散皇

懷濟曰幽暗燭照言謀慮深遠皆在陛下
善曰東都賦曰散皇

觀人神開泰之路
善曰左氏傳晉使呂相絕秦曰敢盡
陳其乃誠布之執事
善曰左氏傳晉使呂相絕秦曰敢盡

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選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
禮踴躍之懷南望罔極
善曰盛禮冊尊號之禮

謹遣左長史右司馬
善曰王隱晉書
溫嶠
善曰王隱晉書

主簿臣薛
善曰王隱晉書
臣碑遣散騎常侍征

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劭
善曰晉百

關內侯臣郭穆
善曰晉百

名曰郭穆字景通及胡中奉表臣琨臣匹磾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文選卷第三十七

州學齋長吳極校對

左迪功郎新昭州平樂縣尉兼主簿嚴興文校勘

左迪功郎新永州零陵縣主簿李汝明覆校

左從政郎充贛州州學教授張之綱覆校

文選卷第三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表下

張士然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塚人表一首

庾亮舊本有元規讓中書令表一首

桓元子薦譙元彥表一首

殷仲文自解表一首

傅季友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一首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一首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